

《東華漢學》第 21 期；231-26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5 年 6 月

論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之懷舊時空 與魔幻自然*

黃宗潔**

【摘要】

本文以「懷舊」為核心對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進行討論，這部以中華商場為背景的作品，雖然述說的是略具魔幻色彩的故事，但由於中華商場本身的地標性與歷史感，使得全書仍散發著老城市「原初生活經驗」的濃厚懷舊氛圍，召喚了許多讀者有關六、七零年代的集體記憶。但中華商場在書中雖然做為一個帶有懷舊意味的地標，吳明益卻不著眼於刻畫此一地標的具體細節，小說中的「商場」甚至可以視為「純屬虛構」的任何一個商場，大量超現實符號的介入，更隱然與當代都市傳奇中，對城市生活的焦慮不安相呼應。由此觀之，這部作品似乎並不像表面上那麼「懷舊」？本文由「懷舊」出發，分別由小說中超現實符號與自然符號之置入，先帶入朱津（Sharon Zukin）有關城市「純正性」

* 本文之定稿蒙諸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寶貴的建議與修訂意見，謹在此致上謝意。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的概念，再以辛科利夫（Steve Hinchliffe）城市與自然混雜的觀點，藉此探討文中的「懷舊情感」如何不同於／不只是單純的懷舊，從而避免了傳統懷舊書寫的局限，亦開啟關於當代城市變遷的更多思考，讓過去與未來、時間與空間、自然與人為之間的關係，在混沌與曖昧中產生更多元的觀看視角，並得以再造懷舊時空。

關鍵詞：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懷舊、城市空間

一、前言

作為當代台灣自然書寫的重要代表作家，吳明益以中華商場為背景的小說《天橋上的魔術師》，將書寫的觸角置於台北這個大都會，雖然看似不直接與「自然」主題相關，但是若將此書置於吳明益的創作歷程進行觀察，當可發現他從早期的蝴蝶生態書寫一路走來，不只創作的範疇與視野逐漸拓寬，且無論小說或散文，都關注於如何開啟讀者對人及其身處的環境關係之思考。此外，已有越來越多關於城市與自然的論述，注意到城市文明與荒野自然並非截然二分，而是相互滲透的狀況。由此觀之，《天橋上的魔術師》實乃承繼了吳明益過往的關懷面向，可說是以都市為場域所進行的，人與空間之對話。雖然述說的是略具魔幻色彩的故事，但由於中華商場本身的地標性與歷史感，使得全書仍散發著老城市「原初生活經驗」的濃厚懷舊氛圍，召喚了許多讀者有關六、七零年代的集體記憶。

然而，《天橋上的魔術師》與我們過往所熟悉的「懷舊書寫」似乎又有著一些差異。「懷舊」(nostalgia)一詞，「來自兩個希臘語詞，nostos(返鄉)和algia(懷想)，是對於某個不再存在或者從來就沒有過的家園的嚮往」¹，這亦是何以過往若提到「懷舊書寫」一詞，總是先將其置於五零年代以來「懷鄉憶舊」，編織著故土情思與失落愁緒的書寫系譜中。然而近年來已有若干兼具城市批判與反思性的懷舊書寫，帶領讀者觀看城市變遷與價值體系的移轉，較具代表性者如朱天心的〈古都〉，以「天人五衰」的破敗與年輕昔時的清新身體之強烈對比，暗示著城市空間亦如是，以及人與城市之互動關係愈發疏離；鍾文音的《在河左岸》不只是家族漂流史詩，亦是一則從左岸到右岸的台北變遷史。

¹ 美·博依姆(Svetlana Boym)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The Future of Nostalgia*)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頁2。

較近期的作品則如林俊穎《我不可告人的鄉愁》和顏忠賢《寶島大旅社》，不約而同地以當代台北的眩目與荒涼，對映故鄉舊事。這些演繹城市文明興衰的小說背後，都多少蘊含著透過新與舊的辯證，對城市、文明與人進行反思的用心。若以王德威對九零年代之後中文文學「廢墟意識」的觀察來進行理解，認為此類「廢都」、「廢墟」書寫皆是「對文明實踐的反挫」²，更可擴及包括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王安憶《長恨歌》、賈平凹《廢都》等香港與中國大陸作品之比較³。但是，過往對於這些作品的討論，甚少將其置於「懷舊」此一理論脈絡下加以理解，有關懷舊的討論多半仍集中在商品消費、戀物懷舊的面向為主，若將懷舊與城市書寫此兩者的觀察加以連繫，在相關領域的討論上或能另闢蹊徑，對文本進行更深入的理解。

另一方面，書中若干似真似幻的超現實元素之使用，看似與老地標的「復古意味」格格不入，卻是殊途同歸。老地標的懷想固然具有為已逝的城市空間和歷史留下印記的意義，懷想的背後所召喚的，更是對城市的快速流動、變化與消逝的某種抵抗。這些超現實的筆法，其實還有一層意義，就是隱然與當代都市傳奇中，對城市生活的焦慮不安相呼應，無論是會跑走的石獅子或廁所裡的斑馬，都彷彿訴說著自然力量的隱身城市之中，以及對當前城市樣貌的再思考。因此，以下筆者將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討論，先就本書對中華商場的敘述，思考其中召喚出的懷舊情感，再進一步從若干超現實符號的意義，探究城市與自然關係的「相互滲透」。討論中將帶入雪倫·朱津(Sharon Zukin)有關城市「純正性」、博依姆(Svetlana Boym)「反思型懷舊」、辛科利夫(Steve Hinchliffe)城市與自然混雜的觀點等概念，藉以深入理解吳明益小說中的「懷舊情感」如何開啟了關於當代城市變遷的更多思考。

² 王德威，〈盛世裡，讀《廢都》〉，收入賈平凹，《廢都》（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頁10。

³ 同前註，頁8-9。

二、一個「不道地」的中華商場：懷舊時空的再造

提到城市懷舊，似乎總令人直接聯想到一種美好情懷與景象的失落，但有「舊」可「懷」的前提，自然是我們具有一個可供比較的參照座標，那個舊事物的座標所代表的價值，被視為更「道地」與「純正」的特色，卻已不復存在，因此也註定帶來某種感傷與悵然的情懷。朱津在《裸城》一書當中，就深入探討了「純正」、「道地」的概念如何形塑了我們的都市想像，都市空間近年來又如何被消費文化重塑。想當然爾，任何「重塑」無疑都是透過新與舊之間的拉扯和角力而開展，有些東西消失了，有些東西改變了，「有太多深受喜愛的地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無特色的高樓。一個接一個鄰里喪失了小尺度的地方性認同」⁴。這讓許多人認為城市失去了靈魂，而陷入懷舊與尋找「純正性」——「道地的」、「原汁原味」的城市地方特色——的情緒中。但有趣的是，朱津對於城市無可避免的「振興」(revitalization)和破壞過程，卻表示「我不會將我的沮喪稱為懷舊」⁵。她主張「舊事物」並不見得都是值得懷念的，浪漫化的懷舊情緒只不過是一種主觀的關於地方生活形態的想像，將這種想像加以延伸，對城市的「新開發」與「舊風貌」態度的歧異，在城市權力的角逐之下，就必然發生衝突與對立。

對朱津來說，她固然會想念某些鄰里的生活氣味，卻不認為「純粹」與「道地」的城市面貌，必然隱藏在舊事物之中。事實上，所謂「純正性」，乃是兩種看似相反的力量之間持續對話與相互拉扯的過程，它包含了「每一代人都認為是『原初』」的特色（因為這些特色在他們一生中

⁴ 美·雪倫·朱津 (Sharon Zukin) 著，王志弘等譯，《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臺北：群學出版社，2012)，頁2。

⁵ 同前註。

總是在那裡），以及每個新世代憑己力創造的特色」⁶。也就是說，不同的團體和世代，對於純正性的想像其實並不一樣，它涉及美學、政治、經濟、文化與權力，也正是這些不同的城市願景，以及「一種傳統且神秘的尋根渴望——及其新開端之間的矛盾：反覆不斷重新發明社區」⁷。正是起源與新開端兩者之間的張力，形塑了城市流動的風景。

若以朱津的概念來閱讀近年來的台灣文學，當可發現以區域概念建構各地方獨特性的「新鄉土」或「後鄉土」文學⁸，其實亦不乏對於「小尺度地方性認同」的關注，如郝譽翔就曾指出：

即使是台北城一地，也不再只是都市典型的資本主義戀物拜物的場域，而是從中剝離出更加多元的層次來，有舞鶴的淡水，吳明益的中華商場，郝譽翔的北投。……它既是在回溯作家個人的生命史，從祖先系譜去追索族群遷徙的軌跡，更是由不同的時空出發，去一點一滴填補起台灣失落的過去。故從失憶到回憶，從單一的地圖分裂，開展而成多元的空間，在「去中心」之後，竟然不是後現代所宣稱的：真相已死，身世成謎，反倒是台灣的歷史與地理版圖，隨著文字的考掘與描摹，日益顯得豐富而且立體起來」。⁹

在眾多以台北為背景的作品中，若說吳明益對中華商場的細膩刻畫，是這幅台北文學地圖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標性地標」之一，當不為過。

⁶ 美·雪倫·朱津著，王志弘等譯，《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頁3-4。

⁷ 同前註，頁10。

⁸ 新鄉土文學的概念，如陳芳明指出：「具有多元、開放、差異的意義在其中，……具有歷史意識，卻並不遵循時間的線性發展，他們是新歷史主義的實踐者，容許多軸的故事同時並置，不僅如此，不像鄉土文學過去那麼男性、那麼閩南，文化認同呈現流動的狀態，小說中所謂的外省人已不再那麼外省，而原住民也不再那麼邊緣化。每個族群都擁有在地而且草根的性格，這種思維顛覆了過去鄉土文學運動的政治內涵。」見《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785-787。

⁹ 郝譽翔，〈耐人咀嚼的生活長卷：《來去花蓮港》〉，收入方梓，《來去花蓮港》（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7。

相較於淡水、北投等區域的變遷，於1992年拆除的中華商場，是一個再清楚也不過的，已然「死去」的所在，是一個確確實實消失了的巨大地標，而它存活的時間又是如此明確而短暫，1961-1992，它經歷了台北經濟起飛最劇烈的三十年，見證了西門町最繁華風光的年代，死亡則成就了它的「純正」。於是，中華商場成為具體而微的「『老』台北」，召喚與負載了一代人有關「老城市」的懷念與成長記憶。

正因為中華商場本身做為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失落的老台北」之地標，過去有關此書的評論，亦多著眼於此，如張大春認為本書「非但重新喚回了三十年間不只一代人的啟蒙記憶，也讓都會邊緣的小市民在歷經時潮引領和社會變遷的同時，留下了他們真切的聚散哀歡，……雖然有如老台北西城牆一般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棟』已經徹底消失，可是吳明益又為我們打造了一回」¹⁰。每個讀者，都可以從吳明益小說中的任一斷片，選擇自己印象深刻有所共鳴的地景，拼湊與延展出私我的「商場故事」，柯裕棻在書前的推薦序即為一例，她回憶起：「有幾年我常在商場對面的中華路南站等公車，從人群中遙望西門町的電影看板發夢。有時我也走過那天橋，到商場上吃餛飩麵，去唱片行看唱片，到海報行看海報……」¹¹有如台北版的「清明上河圖」，讀者彷彿也行走在商場的故事場景之中，成為銘刻在六七零年代中華商場天橋上的一個身影。

諸如中華商場此類具有歷史意義的舊建築，它的拆毀似乎也就意味著某種美好價值的崩毀，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在商場成長的孩子，遂將這段城市的過往用文字鐫刻下來。因此，要談《天橋上的魔術師》，「小說中那個共有的背景，商場，似乎是解讀此書的重要起點」¹²。無

¹⁰ 張大春，〈西城舊事任低迴——向所有的讀者推薦《天橋上的魔術師》〉，收入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新北市：夏日出版社，2011），頁4。

¹¹ 柯裕棻，〈光陰的魔法〉，收入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6。

¹² 張輝誠，〈當天橋伸向兩端——讀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http://blog.chinatimes.com/dustmic/archive/2012/03/01/1981954.html>（2014/05/21 作者讀取）。

論是就吳明益個人對中華商場的情感，或是其作品引發的懷舊效應而言，都是無庸置疑的。吳明益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我們都市轉角的老建築〉，介紹《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的作者珍·雅各（Jane Jacobs），並引用了雅各書中這段話：

城市非常需要舊建築，沒有它們，可能就無法發展出有活力的街道和地區。但是我所說的舊建築，不是像博物館那種老建築，也不是指回復到非常良好和昂貴的狀態的那種老建築維修復原——雖然它們也是精緻和美好的元素——而是其他許多簡單、平凡、廉價的舊建築，包括一些傾圮的舊房子。¹³

而老中華商場這種「簡單、平凡、廉價的舊建築」當中，所保存下來的庶民生活印記，正是吳明益所珍視並且透過商場故事想要傳達的訊息。

事實上，早在1991年的〈本日公休〉和1992年的〈拆〉這兩個短篇，已可看出「商場」在吳明益的小說版圖當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前者觸及八棟商場六七百個店家之間共生及隱微的角力關係；後者則用文字留下了商場初拆除的時刻，當敘事者陷入回憶的同時，「一塊有著酸菜辣油味道的水泥磚，開始被怪手卸下來」¹⁴。一塊普通的水泥磚因為凝結了多年來城市住民的生活滋味，它已不能單純被視為原先那個「建築物」的一部分，被拆卸的招牌堆——「神算手相、溫州大餛飩、第一家牛肉麵、陽春麵大王、三奇西服號、建國集郵社、真正第一家陽春麵、台灣第一家陽春麵、台北第一陽春麵……」¹⁵無言地訴說的，是再也無法還原的，某一時空背景之下，人與建築互動的曾經。也正是這些「曾經」，召喚了讀者的共鳴，如前所述，任何讀者都可將自己的腳跡代入，因為懷舊的本質之一，正是「集體記憶和個人記憶之間的某種中介」¹⁶，

¹³ 美·珍·雅各（Jane Jacobs）著，吳鄭重譯，《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210。

¹⁴ 吳明益，《本日公休》（臺北：九歌出版社，1997），頁69。

¹⁵ 同前註，頁67。

¹⁶ 美·博依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頁61。

「集體記憶可以被看成是多重個人記憶的一個運動場，而不是一個墓園」¹⁷。只要「你曾在建築物中，晃盪過生命中類似螺絲大小的片段，如喫了一碗牛肉麵般的瑣事」¹⁸，那麼你就有可能「在一瞬間想起酸菜辣油等種種，並且突然有點不信任土地的穩當」¹⁹。中華商場所承載的，正是三十年間一代人的台北記憶，它是多重個人記憶的共同堆疊。因此，儘管小說中的故事是虛構的、筆法可能是魔幻的，然而其召喚的乃是每個人都可能有過的，與空間互動的真實感受，遂足以成為個人與集體記憶的中介，召喚了一個時代的情感。

然而，《天橋上的魔術師》僅管喚醒了許多讀者的老台北印象，若只把此書想像成吳明益以深情之眼帶讀者走覽商場進行的懷舊敘事，卻也並不盡然。恰恰相反的是，有關中華商場的相關背景，文本當中嚴格來說並未提供太多線索，再極端一點地說，它甚至可以是「去背景」的——這樣的說法看似與前文矛盾，事實卻不然，因為「中華商場」這個地標固然是理解此書的重要關鍵，書中也確實出現了許多店家的細節：鑰匙店、西服店、鞋店、集郵社、餛飩店……但若細觀全書，就可發現小說其實抽離了吳明益曾在訪談以及其他作品中提及的，中華商場之所以會在六零年代台北產生及繁盛的政治社會脈絡——「中華商場最早是個了不起的地方，當時流亡來台的異鄉客、軍人、平民，政府必須安置他們，只好開個店面讓他們做生意。會剪髮的就開剪髮店，會修鞋的就開鞋店……在一九六零年代，是當時安置平民的範例。中華商場也曾非常繁榮，百貨店都圍繞著開」²⁰。類似這樣的背景特色並非小說著力描繪之處。換言之，它其實也可以是一個「純屬虛構」的商場。他曾在訪談中說：「這本書要是拿給我媽看，他會覺得胡說八道；我哥看也一定

¹⁷ 美·博依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頁 61。

¹⁸ 吳明益，《本日公休》，頁 63。

¹⁹ 同前註。

²⁰ 誠品網路編輯群，〈天橋上的魔術師，用說故事技法重組記憶：專訪吳明益〉，<http://stn.eslite.com/Article.aspx?id=1598&page=1>（2014/05/21 作者讀取）。

覺得這並不是中華商場，而是另一個空間。莫言寫高密村，但也不是寫『真實』的高密村。……我所描寫的，並不是那個環境，而是寫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角落，人與人之間有些共通的感情」²¹。因此，它甚至可以不被視為「真實的」中華商場。

做為一個帶有懷舊意味的地標，卻又不著眼於刻畫此一地標的具體細節，不免令人費解？筆者認為，朱津對城市純正性與「時間」之關係的看法，或許可以做為理解吳明益此種寫作策略之切入點。朱津認為，純正性以三種方式和時間相關：

首先，純正性的吸引力意味我們緊守某種從不改變的永恆城市理想，以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意象為代表，並用這種理想做為評斷城市經驗的絕對標準。但其次，我們對純正性的心理意象又確實反映了變化，因為每個世代對於城市都有自己的時代經驗，塑造其成員對於「歸屬」某個街區、鄰里和城市的房屋、商店與居民的看法。第三，思考純正性顯示了時間在最廣泛意義上的重要性，因為城市居民越來越忙於在創造的承諾與滅絕的威脅之間尋找出路，不論這種威脅是來自都市更新或縉紳化，還是由於戰爭或生態災難。²²

換言之，雖然對許多人而言，「純正性」可能意味著某種穩固的，特定歷史階段的城市經驗和記憶，但是朱津不斷提醒讀者的，正是此種「純粹」純正性的不可能，而是協商與角力的過程。「變動」這個詞所隱含的，正是隨著時間流逝而發生的差異，它從來就不是一種穩定不變的特質。問題在於，一個已經死亡的商場，無論它有什麼特質，都已凍結凝固在過往時空，它不再變化，因而擁有某種「純粹」的魅力，它吸收了我們對於某種城市生活經驗的懷念與想像，但是做為文學，一旦中華商場被凍結為某種道地城市的符號，它所能開展的話語與想像空間也就相

²¹ 吳明益，《本日公休》，頁63。

²² 美·雪倫·朱津著，王志弘等譯，《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頁42。

對局限了。因此，相較於因為在意「時間上的距離和位移造成的痛苦」，而執著於舊痕跡之保存、重建的「修復型」懷舊，吳明益的懷舊書寫，毋寧更接近博依姆所定義的「反思型」懷舊，這種反思型的懷舊更著眼於「懷想」而非「修復」，相形之下亦較能跳脫修復型懷舊將焦點置於單一懷舊符號的視野與局限。

修復型的「懷舊」局限為何？由〈流光似水〉這篇故事，或許最能說明若將商場視為懷舊符號時的限制所在。置於全書近尾聲之處的〈流光似水〉，可說是交代了最多中華商場實質細節的篇章，敘事者探訪小學同學阿卡的太太卡蘿（有趣的是，阿卡和商場一樣，在故事開始時就「已經不在了」），看到那不可思議的，重建商場所有細節的（未完成的）模型。細膩到連口香糖渣都做進去的模型，栩栩如生地讓敘事者的身影和記憶滲入其中，但是作者阿卡卻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力有未逮之處，有一些東西是「模型沒辦法呈現的」²³。張輝誠認為，這正是小說中魔術師所以存在的意義：「那個用模型也無能完成的缺憾，得依靠魔術師來完成、來呈現。……費盡阿卡一生心力造就的模型，遠不及一個個存留於不同人物記憶的模糊形象，也遠不及一個個用『文字』與『想像』構築出來的『空間與時間並存』的商場，那樣才是一座有血有肉、真真實實的商場」²⁴。懷舊是有限制的，這個限制性透過阿卡的模型充分地顯現出來。博依姆提醒我們，懷舊的對象可能比它表面上距離我們更遠，「懷舊的重建以模仿為依據，過去是按照現在的形象或者某種欲求中的未來的樣子再造的」²⁵，但這樣的重建很可能終究是虛妄的，因為城市中的建物之所以值得懷念，是來自於建築與人發生了互動，遂產生了記憶與意義，如果只是修復建物本身，那所修復之物仍將因為失去靈魂而黯然無光。

²³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 198。

²⁴ 張輝誠，〈當天橋伸向兩端——讀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

²⁵ 美·博依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頁 398。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吳明益其實無意在小說中「修復」商場，或因如此，小說中每一段故事，多半並非實際指向對商場本身的懷念，甚至這個商場從一開始的「現身」就已是「不在」的狀態。對場所的回憶，被小說家刻意選擇的「魔術師」這個人物取代了，十個看似各自獨立又隱然相關的段落，被收束在一個更核心的主題「天橋上的魔術師」當中。這樣的策略其實具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避免了中華商場單純做為「懷舊」符號時，對小說敘事所產生的局限，吳明益選擇以小說而非散文去呈現這個童年時的重要地景，讓懷舊場景不只是個人深情以對的私密回憶，反而打開了更多可能性。它或許並不符合一個「道地的」、「原汁原味」的中華商場印象，卻因此創造出一個大家可以自行召喚的空間。

保羅·高柏格（Paul Goldberger）曾指出，建築「不止是種物理性真實，也是種社會性真實。……其意義來自於建築內的社會行為，以及建築的實體形式與這些社會行為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可以盯著空無一人的音樂廳數小時，欣賞其實體形式，但看到的就只是一片失去用途的真空，於是我們也就幾乎沒有看到這棟建築」²⁶。是人的生活痕跡點亮了老建築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對建築的記憶，還可能影響了我們的空間想像與世界觀，雖然那些印象最深刻的建築記憶，往往不是什麼神聖特別的建築，而是看似最平凡無奇的日常風景，但也「正是這個原因讓那一切值得回憶」²⁷。由這個角度來看，讀者們或能理解，何以吳明益不是用「公寓導遊」式的，帶讀者穿梭在各棟商場獨具特色的一間間商家店鋪中，反而花費最多細節去描述那在任何公共空間中都必然存在的，看似欠缺「獨特性」的公共廁所，或是樓梯間、天台、甚至天橋這些「通道」，因為這些部分正是最足以象徵建築空間與人必須及必然發生「互動」的場所，或許亦是承載了最多集體記憶的所在。

²⁶ 美·保羅·高柏格（Paul Goldberger）著，林俊宏譯，《建築為何重要》（*Why Architecture Matters*）（臺北：大家出版社，2012），頁38。文句經筆者稍加潤飾。

²⁷ 同前註，頁175。

「通道」的意義在吳明益所有的商場敘事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浮光》一書中，他以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空間詩學》做為對話的對象，提供了更充分的線索，讓讀者看到一個在商場長大的孩子，裝盛故事與記憶的所在。廁所與樓梯間，是孩子們的遊戲區，也是想像力的來源。什麼也沒有的樓梯間，玩法卻可以「多樣化到令人驚奇」²⁸，廁所則同時肩負著「畫室」和發表會場的功能，是作者「連載一部關於飛碟的漫畫」²⁹的場地。更有意思的是，天橋不只做為商場最重要的象徵：「沒有魔術師就沒有天橋，沒有天橋，商場就斷了，就不成商場了」³⁰。也同時意味著外在世界的連通道，甚至是「創造」世界的起點：「天橋的另一頭就是異鄉。透過天橋可以跨到另一棟商場，或是平交道的那一頭：那裡是電影街，有賣滷味的萬國戲院，有萬年冰宮、謝謝魷魚羹和賽門甜不辣，更遠一點還有聽名字就很迷人的『賊仔市』。我曾經以為會有那些世界，都是因為有天橋的緣故。」³¹不難發現，原本功能性的天橋、樓梯和廁所，之所以得以披上想像的外衣，產生新的意象與魅力，正來自於「互動的經驗」所致，失去了互動，它們終究只是沉默的空間罷了。

其中，公共廁所又可說是最足以凸顯商場數百店家「共生」特質的空間，它不屬於任何一間店鋪，卻與商場中的每一個人人都密切相關。「大概一百多戶人家共用三層樓的三間男廁所、三間女廁所，而每間廁所大概只有四個馬桶。你可以想像它們是多麼辛苦地為我們的排泄物付出心力。」³²吳明益如此形容商場的廁所。可以想像的是，人口與廁所數的不成比例，讓商場廁所成為都市文明的賤斥空間——畢竟「『文明的門檻』常常由衛生間的質量來確定。很多事例表明，『改革』始於公共廁

²⁸ 吳明益，《浮光》（臺北：新經典文化，2014），頁121。

²⁹ 同前註。

³⁰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219。

³¹ 吳明益，《浮光》，頁127。

³² 同前註，頁119。

所和私人住宅廁所的改進」³³，吳鄭重和莊景智就曾援引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有關賤斥的概念，指出公廁這個賤斥空間「在父權都市的空間秩序裡面一直被視為是一個潛在威脅的麻煩，是一個無法避免但又上不了檯面的後臺空間」³⁴，是都市地景中不得不然卻又不想面對之物，在強調乾淨、理性、秩序的文明社會中，公廁成為一個尷尬的存在，我們設法將其藏身在角落，用盆栽或特殊設計進行隔離，但如此一來，它反倒成為每一個空間使用者花費最多心力去找尋的所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廁所正具體而微地象徵「商場」這類在城市發展進程中，被文明秩序視為污穢陰暗，而加以排擠的空間³⁵。換言之，廁所的髒亂顯然成為商場髒亂與「落後」的象徵，「進步」的對立面，是城市不樂見的風景。城市真正要排除的不只是髒亂的廁所，更是造成它存在的「落後」商場。中華商場自然也就成為都市建設的過程中，註定消失的「舊」地景。

三、自然之「死」及其再現：城市中的魔幻自然

另一方面，商場廁所這般代表了幽黯與恐懼的所在，卻也往往是產生故事與傳說的來源，它宛如巴舍拉理論中的「地窖」概念，具有向下延伸的、黑暗的、無以名之的、非理性的力量，是相對於潔淨文明的暗影，結合了原始幽微的恐懼記憶：

³³ 美·博依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頁 315。

³⁴ 吳鄭重、莊景智，〈公共廁所的微地理學：公廁空間的心理分析與賤斥主體性的空間歷程〉，《地理學報》第六十三期（2011.12），頁 44。

³⁵ 中華商場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被視為應該排除的落後景觀，由黃大洲描述中華商場拆除改建經過的《更新——中華路的重建》（臺北：正中書局，2001）一書中，就可看出。書中形容：「這些店面老舊不堪，其坐落位置又妨害都市的交通與景觀，在現代化都市建設的強壓之下，實在非拆除不可」（頁 2）、「原本相當講究的三層樓水泥建築，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顯得落伍。……歷經三十多年後的中華商場，逐漸由當年的繁華榮景轉變為老舊破損，不僅影響該地區衛生和交通安全，甚至有礙市容觀瞻」（頁 22）。

商場的廁所就是我們的地窖，一個充滿黑影、瘋狂故事、深刻恐懼的地方。還沒有上小學之前我非常害怕上廁所，主要是男廁所不但燈常常壞掉，而且每個廁所只有一道用木條釘起來的，一百四十公分高的小門。那樣的門就像沒有完全關上的百葉窗，蹲在裡頭可以看到外面，而在外面小便的人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回頭看到裡面。哥哥告訴我有時晚上馬桶裡會有人伸手幫你擦屁股，這一切都使我有嚴重的恐懼上廁所症候群。³⁶

在此，「馬桶中伸出的手」已隱然與當代都市傳奇接軌，映照出對文明發展的某種不安與反抗，也就是說，廁所之所以引發鬼的聯想，並非毫無根由。

都市傳奇原是反映現代人對於工業化及都市化之焦慮的重要媒介，是我們「關於恐懼的城市文化地景」³⁷。城市是文明與秩序的象徵，但是我們的城市生活經驗，卻常常充斥著不安、疏離、匿名、孤獨與威脅。世界充滿危險，這些隱約不安的情緒匯集成河，就產生了謠言、耳語、改編、誇大的故事，它是一種分享憂慮的方式。了解都市傳奇背後反映的焦慮根源，就不難明白何以在眾多相關的傳說中，會以「下水道的鱷魚」最為人所熟知又廣為流傳了。「廁所」與「下水道」其實都同樣反映了都市發展之初，為了維持某種身體潔淨感，將對於下半身的不安投射與轉移到都市地景之上的現象——「下水道」這個既代表都市文明之發展，又彙聚所有都市廢棄物的所在，凝縮了最多令人不安與矛盾的感受³⁸。因此，與下水道密切相連的廁所，會產生種種怪誕的傳說，自然不令人意外。

³⁶ 吳明益，《浮光》，頁 119。

³⁷ 法·維若妮卡·坎皮儂·文森（Veronique Champion-Vincent）、法·尚布魯諾·荷納（Jean-Bruno Renard）著，楊子葆譯，《都市傳奇：流傳全球大城市的謠言、耳語、趣聞》（*Legendes Urbaines*）（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 9。

³⁸ 同前註，頁 36。

馬桶中伸出的手，甚至成為某種商場敘事的主旋律，除了前面所引述的《浮光》之外，《天橋上的魔術師》亦有類似的情節：「我哥老是跟我說有一個馬桶會有手伸出來幫你擦屁股，害我每次大便的時候都會不自主地往下望」³⁹。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不安最後仍舊是透過自然的形貌穿透出來——沒遇到鬼的敘事者，卻在廁所中看見了斑馬。廁所裡的斑馬雖屬小說虛構，卻與都市傳說中自然與文明的關係遙相呼應。維多利亞時期有許多文本出現關於下水道生物的描述，在在說明了身體的污穢和城市的污穢、動物的污穢同樣成為棄卻的對象，文明發展令人不安，但原始自然的力量又彷彿蠢蠢欲動，造成另一種恐懼的來源。如段義孚（Yi-Fu Tuan）《無邊的恐懼》一書中所言，「建造城市原本是為了矯正自然界明顯存在的混亂和混沌，但是結果城市自身卻變成一個讓人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的自然環境」⁴⁰。自然與文明這兩個看似對立的概念，透過都市中的種種傳說與謠言，遂產生了某種曖昧的穿透可能。由這個角度來思考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當中非現實元素的置入，或許可以看出「非現實」如何成為此種穿透的助力，將單純的懷舊與重構模糊化。現實與非現實的世界，在這種模糊化的揉合中實難切割，過去與未來、時間與空間、自然與人為之間的關係，遂在混沌與曖昧中產生新的觀看視角，從而擴大了懷舊書寫的反思性。

因此，吳明益筆下中華商場的書寫，不只跳脫修復型懷舊的局限，更承繼他長期以來的寫作脈絡，將「懷舊」帶入人與其身處環境之互動關係。細究《天橋上的魔術師》，會發現這些人與環境的互動很多時候是透過與動物相關的非現實元素來呈現的，但這些動物符號，卻多半不是我們所熟悉的「自然」狀態，而是以「人造」或「偽裝」的形象出現——諸如廟前的石獅、路邊派傳單的（扮裝）大象（與之呼應的則是街頭又似乎真的有隻若隱若現的大象）、廁所裡的斑馬等等——更可注意

³⁹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 220。

⁴⁰ 法·段義孚（Yi-Fu Tuan）著，徐文寧譯，《無邊的恐懼》（*Landscapes of Fear*）（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127。

的是，當牠們以「真實動物」的形貌出現時，往往是死亡或隱匿的狀態，天花板上的貓和死去的文鳥，與前述帶有魔幻色彩的「超現實」場景，遂成為某種對比。這樣的對比是否意味著自然的力量在城市中只能透過扭曲、變異、偽裝等等非正常的方式，才能夠存在？是否自然必得透過在時間向度上消失——不管是象徵或真實的死亡——才能在都市文明的空間中再現？吳明益雖以都市為書寫場域，卻透過時間與空間元素的交會，開啟了關於城市文明與自然滲透關係的思考。而這樣的滲透關係，又可以從小說中的若干動物符號，做為觀察的起點⁴¹。

將文化與自然、人與非人動物視為二元對立的兩種互斥系統，無疑是多數人看待生活世界的主流態度，以人們處理禽流感、口蹄疫或狂犬病這些造成威脅感的疾病之方式，就可理解大型與全面性的撲殺，正是基於某種「劃界」之心理，基於「領土純淨化」的原則，「在國與國之間區分屬於乾淨或骯髒、純潔或受污染、有生產力或勉強維持生計、現代或原始。要成為已開發的先進國家，就必須是無疾病狀態、有生產力、有效率」⁴²。只是，大規模的撲殺「消滅」不了疾病與恐懼，這些無所

⁴¹ 選擇動物符號做為思考小說中城市與自然關係的媒介，或許令人疑惑，畢竟在這本以商場為背景的故事中，動物真正佔的比例似乎並不多，但是當代人文與自然地理學，都已越來越注意到動物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 Sarah Whatmore 所指出的：「動物的地位大多掉落在當代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的議程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掉落在這些議程的間隙裡。不過，新的「動物地理學」焦點正在浮現，試圖證明動物位居一切社會網絡中，從野生動物的狩獵旅行，到城市動物園、國際寵物貿易，到工廠養殖，擾亂了我們有關動物在世界裡「自然」位置的假設。」（以上引文參見英·克洛克 (Paul Cloke) 等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5。) 因此，動物在「自然」中位置的重新假設，或可成為某個理解城市與自然互動的起點。

⁴² 英·辛科利夫 (Steve Hinchliffe) 著，盧姿麟譯，《自然地理學：社會、環境與生態》(Environmental sciences, Philosophy, Nature--Effect of human beings on Philosophy of nature) (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145。

不在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反而弔詭地反證了「認為自然是與人類經驗分離的整套觀念，是個謊言」⁴³。

問題在於，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總是一種比較輕易的選擇，滲透帶來不安，於是人們將更多力氣花在捍衛涇渭分明的價值系統，而諸如中華商場這類「老舊」城市地景被排除在現代性城市之外更核心的因由，正來自於此種城市文明背後的運作邏輯：

城市的轉型（或販賣）（Cities for Sale）被所謂都市規劃、現代性與全球城市的願景所合理化。……所有不符合現代化與全球化願景的城市空間與活動，被污名化為進步的阻礙。在這一連串的轉變當中，消失的不僅是豐富與多樣的的城市地景，還有長時間累積的生活模式與價值。⁴⁴

文明先將自然視為必須排除的「原始」、「落後」、「危險」元素，既之又在它自身當中將不符合「進步」標準的地景一一捨棄，完全無視之後可能要付出的環境成本與巨大代價⁴⁵，正可看出自然「入侵」的焦慮對多數人來說，如何帶來不安。於是，除了在現實中我們盡力將其排除，亦將它們可能帶來的威脅與破壞性的力量扭曲形變，隱身於故事和傳說當中。

但是，自然具有威脅性，卻又有其迷人的力量，因此人在面對自然時，總是矛盾。如果不能同時看到恐懼與著迷並存的雙重情感，就無法理解城市文明回應自然時的若干矛盾態度。若不能看到這背後複雜的心理狀態，或許就會納悶人們何以在「直接消滅」這個選項之外，還常透過重重幽微的包裝去處理焦慮。正因為在焦慮與恐懼之外，自然仍有其原始迷人的魅惑力，所以文明世界一方面透過各種方式把原始自然阻隔在外，卻又同時用各種人造替代品取而代之——比方說，因恐懼那被封

⁴³ 英·克洛克等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頁 14。

⁴⁴ 侯志仁主編，《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頁 17-18。

⁴⁵ 同前註，頁 15。

印在石雕中的，石獅子的「靈魂」，所以石獅子必須刻得不太像真獅子，「因為據說如果石獅子刻得跟真獅子一樣，那麼牠就會跑走了」⁴⁶。或是讓人穿著笨重的大象裝發汽球給孩子，來散播想像的歡樂。但城市中的大象若不是以如此符號化的形象出現，就只能以靜止的姿態被禁錮在動物園中，至於牠們在原始棲地中的生與死，則少有人關切。有趣的是，吳明益透過小說告訴我們的訊息，卻是「也許即使石獅子跟真獅子不像，也是會跑出去的」⁴⁷，「那眼睛雖然沒有瞳孔，卻彷彿有一種火燄般的光流轉其間」⁴⁸。那流轉其間的，火燄般的光，正是人類用盡全力也阻擋不了的，活生生的自然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因此，這些被排除在文明之外的，巨大又美麗的動物，就彷彿有「魔術」一般，在某個轉角處等待著與人相遇：「日光矇矓的街道前方，有一頭大象站在那裡。那是一頭全身灰撲撲，連尾巴的擺動也如此迷人的巨大動物」⁴⁹；或是與廁所如此格格不入的華麗斑馬，帶來的「從來沒有去過的非洲大草原的味道」⁵⁰，都是一種對原始自然的美好想望。

在城市中與野性動物的相逢，不只出自小說家的浪漫幻想或魔幻筆法，事實上，它可以說是都市文明中常見的「幻想」現象。菲力歐（Chris Philo）與威柏特（Chris Wibert）就深入分析過這樣的狀況——都市中不時流傳的，在黃昏暮色的都市邊緣目擊野生貓科動物的事件，說明了貓這類能夠象徵自然野性的生物，始終令人既恐懼又著迷：大型貓科動物不管是「真的被看見或是被想像成『就在那裡』」，都同時代表著失落——對於如今只能透過電視上的野生動物節目才能間接感受其存在的失落——以及威脅（對都市文明疆界的威脅）」⁵¹。正因為人們既會對隨著都市化而失落的野性自然抱有憧憬想像，又不免有著恐懼，因此對

⁴⁶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 78。

⁴⁷ 同前註，頁 79。

⁴⁸ 同前註，頁 67。

⁴⁹ 同前註，頁 103。

⁵⁰ 同前註。

⁵¹ Chris Philo and Chris Wibert, "Feralcatsinthecity" in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60.

於進犯了都市文明的，「越界」的自然，態度才會總是如此又愛又恨。菲力歐與威柏特進一步發現，諸如未被馴養的貓科動物這類越界的自然，只有在本身也已經被當成「廚餘」(left-over)般的空間，例如野草叢生的倉庫區或是荒廢的工業用地，才有容身之所；否則除非牠們本身可以成為城市一景，才能見容於城市。例如城市中的店貓，就因其「具裝飾性又像寵物(只要不要有人試圖去觸摸牠們)」的特性而被接納；但如果是居於上述兩者之間的情況，既不是遠離城市人群之地、動物本身又不能成為都市景觀，牠們的存在所引起的反應就可能頗為兩極：既可能成為當地居民人際關係間的黏合劑，也可能被視為與文明秩序格格不入而惹人討厭⁵²。

菲力歐與威柏特的研究，說明了對於城市文明而言，「真實自然」已成越界之物，它們若不經過隱身、變形、妥協或「重新包裝」，是無法「現形」的。證諸《天橋上的魔術師》，我們亦可發現當中出現的「真實」動物，多半是柔弱的、被迫以「寵物」的形式重塑與人類互動關係的生物，例如文鳥和金魚。弔詭的是，這樣的妥協無法保障生命的延續，恰好相反的是，牠們在小說中，反而代表了脆弱與死亡。「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地在魚缸裡游泳」⁵³的金魚看似長壽，一旦離開了魚缸的保護，生命其實不堪一擊，在火車中從塑膠袋裡跳出來，就註定面對如冰塊般透明冰冷的死亡。〈鳥〉這篇觸及更多的死亡，敘事者的養鳥史，是一段段失落與死亡的故事，辛苦存錢買來的黑嘴華仔趁隙逃離了黑暗的小紙盒，讓敘事者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了比十塊錢更重要的東西」⁵⁴；受困在竹籠中的十姐妹慘遭老鼠咬死；文鳥小黑和小白則是被貓吃得只剩下破碎的殘骸……至於隱身在唐先生西裝店天花板上，喜歡專注地看著唐先生縫紉的白貓，僅管與唐先生建立了「一動剪刀貓就會

⁵² Chris Philo and Chris Wibert, "Feralcatsinthecity", pp64.

⁵³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149。

⁵⁴ 同前註，頁155。

下來」⁵⁵的默契，仍然在某一天，沒有理由、沒有留下任何線索地失蹤了，即使將天花板上的每一塊板子都敲下來，都喚不回失落的白貓。當貓和老鼠只是代表「野性」的，沒有名字也沒有歸屬的生物時，牠們仍然是那入侵城市文明，具有破壞性和傷害性的原始自然符碼，但當牠們出現在唐先生的天花板，或是在暗巷中向同樣被城市排擠到邊緣的流鶯姐妹們喵喵叫地討食時⁵⁶，牠們和人的關係就改變了。

這一個又一個，關於死亡與失落的敘事，表面上似乎意味著，一旦建立了情感、重塑了關係，就註定面對傷害與失落。但若進一步思考，就可發現其中具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意義，那就是這樣的情感連結，恰恰彌補了前述城市中人與自然、與動物關係的斷裂。在都市之中，自然仍默默地滲透著，只是許多人不見得在乎與意識到，另一些人則努力將其拒斥在外，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人對過去觀看世界的方式提出修正，提醒生活在都市中的群眾，純淨文明的生活空間註定只存在於想像，誠如拉圖（Latour）所言：「純淨的事物必然產生不純淨的事物。若我們不承認後者的存在，就會更讓現代人沉浸在悅耳的福音裡，脫離現實」⁵⁷。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願意去重新建立與自然的連結，自然就不必以死亡、扭曲、鬼魅的樣態還魂於都市空間。

透過空間與時間雙重線索的結合，《天橋上的魔術師》讓我們看見自然是如何以超現實的形式在中華商場重生。此一特色在〈鳥〉這篇故事中表露無遺：敘事者在兩隻文鳥慘遭咬死之後，試圖將殘骸重新「組裝」黏合，並且指望用魔術將其復生的段落，可說是書中最動人，也最具震撼力的段落之一：

我閉上眼睛，想像手帕下面是一隻活的鳥，是我的小白，是我的小黑，那裡的時間正在慢慢轉變，正在回到某一刻。

⁵⁵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 181。

⁵⁶ 同前註，頁 144。

⁵⁷ 見英·辛科利夫著，盧姿麟譯，《自然地理學：社會、環境與生態》，頁 158。

我掀起手帕。

一切都沒變。……我的眼淚掉了下來。滴滴滴滴地掉了下來，掉在小白跟小黑的羽毛上。

就在那一刻。我的手微微感到一點震動。就像漫長的冬天裡有一天突然溫暖起來，原本葉子都已落盡的樹，誤以為季節就要轉變了，而冒出一兩枚新芽那樣的震動，……小白的眼瞼緩緩地張開了一點點，裡頭像嬰兒一樣的眼珠發出星星一樣的亮光。……突然之間，小白的眼睛從星星又再次變成玻璃，然後又再變成木頭，……有什麼東西離開了，不回頭了。⁵⁸

安安靜靜的魔術時間被驚擾，回到現實之中，敘事者必須面對的殘酷是，死了就是死了，「離開了，任何魔術都變不回來了」⁵⁹，而這不就是所有懷舊者終究必須看見與面對之事嗎？死去的文鳥一如死去的中華商場，任何魔術都變不回來，但文字如魔法，可以讓一切「停留在那個魔術時間裡，安安靜靜，不被驚擾」⁶⁰，這正是《天橋上的魔術師》當中，最重要的魔法技藝。

由上述的討論，我們當可理解何以《天橋上的魔術師》從來不只是一部緬懷中華商場成長記憶的懷舊小說，因為它所召喚的舊時記憶與價值，遠遠多於、早於中華商場本身。如同前述博伊姆「修復型」與「反思型」懷舊的概念，本書跳脫了試圖重建歷史的修復型懷舊之局限，而較接近能意識到「過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指示新的可塑性而不是重建靜態」⁶¹的反思型懷舊。但另一方面，透過文學的筆法，我認為它的視野在某程度上又比反思型懷舊更為開闊。因為無論是修復型或反思型，懷舊的時間感終究是「線性的」，正因其為線性時間，所以我們懷想並意圖復返的，無論時間空間都已註定「不在／再」，但透過

⁵⁸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166。

⁵⁹ 同前註。

⁶⁰ 同前註，頁167。

⁶¹ 美·博依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頁55。

文學的召喚，透過魔術師般的小說家之筆，那些失落的鬼魂——無論是記憶中的商場，或是隱匿在其中的，即將與已經消失的自然，都因此得以存活其中，栩栩如生。如此一來，懷舊的線性時間被打破，做西裝的唐先生和穿著大象裝的「烏鴉」，會奔跑的石獅與已經失去氣息的文鳥，遂並存在同一個時空中，亦生亦死，雖死猶生。

四、小結

本文以「懷舊」為核心對《天橋上的魔術師》進行討論，從而發現這部以中華商場為主題，被視為召喚一代人懷舊記憶的小說，似乎不像表面上那麼「懷舊」，恰恰相反的是，小說中的「商場」甚至可以視為「純屬虛構」的任何一個商場。大量的超現實符號，則讓讀者更深入地體會城市文明發展過程中，被排除的自然。這些手法在在讓我們不致局限在以緬懷和重返為核心價值所在的懷舊思維中，超現實的氛圍或許反倒走向朱津所強調的，「對於純正城市的新理解」⁶²。朱津想要提醒的是，其實不太會有居民要重返廢棄房屋與老舊建築物中，純正性不應只被當成某種特殊文化與群體的力量及特質，否則「將純正性重塑為終點文化，（反而可能）破壞了地方的起源靈光」⁶³，我們真正在意的，應該是「一種落地生根並留在地方的權利。這將在城市的起源與新開端之間取得平衡；這將恢復城市的靈魂」⁶⁴。綜觀《天橋上的魔術師》，正隱然呼應了這樣的看法，拆除的商場已無法重來，但那些星散的商場的孩子會長大，他們有些人忘了魔術師的存在，當然也有些會記得。但無論記得也好，遺忘也罷，他們將落地生根，創造新的故事與記憶。而每一個故事，都可能包含著來自記憶的線索。就像書末〈雨豆樹下的魔術

⁶² 美·雪倫·朱津著，王志弘等譯，《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頁294。

⁶³ 同前註，頁288。

⁶⁴ 同前註，頁294。

師》一篇中，長大後的「我」在柬埔寨雨豆樹下，與跳舞的小黑紙人的相遇。那既是來自遠方的，天橋上的魔術師的小黑紙人，也是當下的，柬埔寨男子的小黑紙人，它們既相同，又相異，一如城市中的人與風景。執著於道地城市的想像，反而有可能真正失去它，我們需要的，其實是更多元的、包容的、異質的城市意識。讓那些已然失去的和尚未消亡的，在文學的世界中同時並存，讓魔術時刻停留，或許，城市與自然的靈魂方能真正被召喚與共生。

主要徵引書目

一、專書

吳明益，《本日公休》，臺北：九歌出版社，1997。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新北市：夏日出版社，2011。

吳明益，《浮光》，臺北：新經典文化，2014。

侯志仁主編，《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黃大洲，《更新——中華路的重建》，臺北：正中書局，2001。

〔法〕維若妮卡·坎皮儂·文森（Veronique Campion-Vincent），〔法〕尚布魯諾·荷納（Jean-Bruno Renard）著，楊子葆譯，《都市傳奇：流傳全球大城市的謠言、耳語、趣聞》（*Legendes Urbaines*），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法〕段義孚（Yi-Fu Tuan）著，徐文寧譯，《無邊的恐懼》（*Landscapes of Fear*），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英〕辛科利夫（Steve Hinchliffe）著，盧姿麟譯，《自然地理學：社會、環境與生態》（*Environmental sciences, Philosophy, Nature-- Effect of human beings on Philosophy of nature*），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

〔英〕克洛克（Paul Cloke）等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

〔美〕保羅·高柏格（Paul Goldberger）著，林俊宏譯，《建築為何重要》（*Why Architecture Matters*），臺北：大家出版社，2012。

- [美] 珍·雅各 (Jane Jacobs) 著，吳鄭重譯，《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 [美] 雪倫·朱津 (Sharon Zukin) 著，王志弘等譯，《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臺北：群學出版社，2012。
- [美] 博依姆 (Svetlana Boym) 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The Future of Nostalgia*)，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 Chris Philo and Chris Wibert, "Feralcatsinthecity" in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二、期刊論文

- 吳鄭重、莊景智，〈公共廁所的微地理學：公廁空間的心理分析與賤斥主體性的空間歷程〉。《地理學報》第六十三期(2011.12)，頁35-64。

三、評論資料

- 王德威，〈盛世裡，讀《廢都》〉，收入賈平凹，《廢都》，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頁5-11。
- 郝譽翔，〈耐人咀嚼的生活長卷：《來去花蓮港》〉，收入方梓，《來去花蓮港》，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7-10。
- 柯裕棻，〈光陰的魔法〉，收入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5-7。
- 張大春，〈西城舊事任低迴——向所有的讀者推薦《天橋上的魔術師》〉，收入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頁3-4。

四、網路資料

- 吳明益。2012。〈我們都市轉角的老建築〉，<https://www.facebook.com/utopiawu?fref=ts>。(2014/03/03作者讀取)。

張輝誠，〈當天橋伸向兩端——讀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
<http://blog.chinatimes.com/dustmic/archive/2012/03/01/1981954.html>
(2014/05/21作者讀取)。

誠品網路編輯群，〈天橋上的魔術師，用說故事技法重組記憶：專訪吳明益〉，<http://stn.eslite.com/Article.aspx?id=1598&page=1> (2014/05/21作者讀取)。

Selected Bibliography

- Wu Ming-Yi, "The Illusionist on Skywalk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New Taipei City: Xia-Ri Press, 2011.
- Chen Fang-Ming, "A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Inc., 2011.
- Chris Philo and Chris Wibert, "*Feralcatsinthecity*" in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 Sharon Zukin,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trans. Wang Chi-Hung. Taipei: Qung-Xue Press, 2012.
- Veronique Campion-Vincent and Jean-Bruno Renard, "*Legendes Urbaines*", trans. Yang Zi-Bou. Taipei: Mai-Tian Press, 2003.
- Steve Hinchliff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hilosophy, Nature-- Effect of human beings on Philosophy of nature*", trans. Lu Zi-Ling. New Taipei City: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2009.
-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trans. Wu Zheng-Zhung.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Inc., 2007.
- Svetlan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trans. Yang De-Yiu. Nanjing: Yi-Ling Press, 2010.
- Fan Ming-Ru, "*Literary Geography: Spatial Reading of Taiwanese Fiction*", Taipei: Mai-Tian Press, 2008.
- Peter Cheng-Chong Wu and Jing-Jhih Jhuang, 'The Micro-geographies in-and-of the Public Toilets: A Psychoanalysis of the Public Toilets and a Topoanalysis of the Toileting Public' i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o.63, 2011.12, pp.35-64.

**The Spatial-Temporal Nostalgia and the Magical Nature
in Ming-Yi Wu's *The Illusionist on Skywalk*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Tsung-Chieh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the concept of nostalgia plays in Ming-Yi Wu's *The Illusionist on Skywalk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As the setting is Chunghua Market Bazaar, a Taipei landmark full of the sense of the past, the story radiates the aura of nostalgia by depicting the "life experience of origins" unique to old cities; it also reminds many readers of their collective memories about the 1960s and 70s. Notably, though Chunghua Market Bazaar serves as a site of nostalgia in this novel, Wu does not focus on providing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is location. In fact, we can even construe the "Market Bazaar" as any other fictitious marketplace. The abundant surrealistic elements in the storylines implicitly point to the anxiety of city life reflected by contemporary urban legends.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have reasons to suspect if the novel is not as nostalgic as it appears to be. This paper therefore takes the concept of nostalgia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o explore how Wu's novel, without being confined by the conventions of nostalgic writings, conveys a different kind of nostalgic feelings that is capable of catalyzing deeper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itie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urban culture. To achieve this goal, I will introduce Sharon Zukin's theory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as well as Steve Hinchliffe's geographies of nature to further explain how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time and space, nature and huma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practices, can actually be redrawn. In short, I contend that by reconstructing a different space-time of nostalgia, Wu's novel lead us to reject any easy dichotomies and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ambiguities and even the chaotic from a pluralist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Ming-Yi Wu, *The Illusionist on Skywalk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nostalgia, urban space